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七

宋　陽枋　撰

說經

天命之謂性節

先賢謂命猶令也性即理也不過與人打影子說要人自去討究蓋命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付與我此道理則謂之性　率性人則盡之矣物上更當發明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二節

人與道為一如何離得離只是為私意所汩道元在我只有流行不流行如四時有沴氣日月有薄蝕私欲才去道又分明　可離非道也非字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之非蓋道若可離則非吾所謂道便是邪道矣不睹不聞處道正在那裏君子當戒謹恐懼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苟待事已然而方戒謹雷已鳴而方恐懼則是戒謹所睹恐懼所聞而非戒于不睹懼

于不聞也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分為兩章不可連上章說　不睹不聞是巳之所不睹聞獨是人所不睹聞思其極只是毋不敬思無邪不能存養之人雖四端未發之時元不曾中

致中和節

天地位萬物育但只致我之中和自有我之天地可位我之萬物可育若說我能致中和則大而天地便可位散而萬物便可育恐無是理致中和用盡字說

固好然亦須待致得方會盡致曲用曲盡説亦好天地位萬物育不是聖人去位他只是位序那天理令不失次序如春時便教民耕種夏時長養秋冬斂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是如此位不是當初天在地下待聖人來正他方位

君子中庸節

中庸則中和矣中和則中庸矣庸字更該些已發之中方言得擇字執字然聖人不待擇執

中庸其至節

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中少間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

人莫不飲食節

物不細嚼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仔細玩味何以

知其理之妙

道其不行節

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箇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雖嘆道不行然其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決然止絶之辭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不以一

已之知為知以天下之知為知此舜之所以為大知也好問者非區區強好之也乃其本心喜聞樂道自然之好也　舜其大知大與小對便屬陽屬天無所不包無有不善言有不善雖是惡而舜能隱之在舜又是善人言既不善舜隱不稱而揚其言之善則不善者亦内自知愧而言必惟其善此皆與人為善神化之妙不只揚善是與人為善

人皆曰予知章

不知擇中庸而守之則流於物慾亦是罟擭陷阱罟擭陷阱藏伏其機禽獸不知不覺而陷於其中人於物慾亦然

回之為人也章

舜性中庸顏子身中庸然顏子在聖賢之間只爭得些子而夫子便以擇言之學者可不奮發自勉

天下國家章

天下國家三句皆可致力中庸不可為力聖人便自

然學者須要十分克去己私能只在克己到復禮便不用能　或說知仁勇底人然後可均可辭可蹈算來也是知仁勇底人方且了得只是未必便到中庸葢知仁勇有偏有全可均可辭可蹈是著力用功或有些偏不喚他做知仁勇不得於其中卻須有箇中庸方是聖人之事方是不倚不流方是知仁勇之極且無些子過與不及直是難能中庸不可能是著力不得處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命與性天也

率與修人也人生天地間得於天者同修於人者異

子路問强章

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于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　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强貌若以矯正釋亦通矯其偏

以適於中也

素隱章

素隱漢書作索若以無德而隱為素隱如素履之素講亦通索隱行怪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為是能而弗為弗能是必為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時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 非譏辭

君子之道費而隱節

費是所當然隱是所以然如鳶飛魚躍是費所以飛

躍是隱天地間萬事萬物有費有隱有體有用氣理動靜不能相離

夫婦之愚節

夫婦之愚不肖知行之義此是顯然面前見得底極其至也是不知如何如此底難是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為天地矣孝悌忠信仁義禮智看在事上便可知可行而其所以如此豈能自知反諸心看便見得誰使他如此底道理此是天地間神妙至密自然之理

聖人亦只是聖人便了神亦只是神便了都不能知得向上過此已往底一層吾心亦然如顏子末由也已亦是此樣意思語小莫能破是細入無朕如毫釐絲忽尚可分破忽之外更破甚毛猶有倫亦然這是那析得盡處了天地氣數皆一般　極其至也極字與推字一般　語小謂窮到毫末處絲尚可破作兩條君子語到小處斷不可破　人猶有所憾看來只是私聖人便無之天地何憾之有

鳶飛戾天節

鳶嗜攫之禽也今自下地飛而至天自然順風勢而游揚不待用力胷中便見舒暢魚貪餌之物也今自那深淵底踴躍起來水上非是使然心中自見歡喜看他戾天躍淵底時他嗜慾俱空了道在天地間昭著分曉人能用力學到中庸之地自見他有妙理即是鳶飛魚躍之意也

忠恕違道不遠節

違道不遠相去只毫髮葢以己心度人心不爭多此是不遠到己不願亦勿施於人則又一矣到及人便一更無不遠矣以恕己之心恕人亦未穩若己未盡道則不容恕己人未能盡道則當恕人君子之道四夫子之言是欲恕以待人而嚴以責己其曰未能不是自恕人亦豈以聖人之我恕而安於自恕恕人之中有責人者在所以為聖人之言

君子素其位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便是中立而不倚不怨天尤人只理會正己不知其他至此則克伐怨欲都無此言中庸發用處居易便是俟命　或言素猶平日之意行是行所以處此之道答云如貧而樂富而好禮在夷狄則言忠信在患難則三陳九卦皆是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文公釋妻子父母數句文勢順矣然世有子宜其妻而父母不悅者舜之

刑妻友弟非不至而瞽瞍卻不順章子非不欲有夫妻子母而終得罪於父則父母其順之釋恐未盡順字想亦是以順德而得父母之懽心妻子則好合兄弟則既翕惟父母則其惟順以事之乎此一句單着子曰恐是大事使人知重於此不只睦妻子和兄弟而尤當以順父母為極也若如舊說則於妻子兄弟之責重而父母之意輕了先言妻子兄弟後言父母亦高自卑遠自邇之義

子曰鬼神之為德節

鬼神之為德夫子言其盛矣乎雖曰嘆美之然真見得鬼神有盛處分明體物而不可遺謂天下萬物皆是鬼神底功用如一株木其所以成樹其所以生枝生葉極則葉落木枯皆是鬼神有以造化之

視之而弗見二節

體物不可遺是有物便有鬼神張子言二氣之良能蓋有此功用而不留於迹聖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然而在上左右則又不可見又説不得此便是中只

是誠敬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此一章教孝教敬教愛之義盡矣位天地經國家定

社稷節人心於此可見只九獻及酳羣臣之節目未

詳宗廟之制未備

踐其位二節

先王之位之禮之樂我能踐之行之奏之先王所尊

之人我能敬之先王所親之人我能愛之皆是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要使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修明於世

子曰文武之政節

哀公問政孔子以文武為對聖人待哀公之厚而責難也便與孟子望之不似人君之言不同

人道敏政節

舊註以蒲盧為蜾蠃只因古人說大者無雄小者無

蜾蠃取螟蛉之子封而祝曰類我類我遂於螟蛉有子詩下註此以為得民之喻皆漢儒泥俗傳之誤嘗因蜾蠃負螟蛉入筆管中俟其封泥畢剖視之則蛛虫身上有一細卵如半粟蛛蟲元未全死尚摇動葢當初捕此蟲時亦留其生意産卵於上待卵長成則食此蟲而出信天地間雖微細之物莫不有雌雄古人考之不精訛誤如此必不以蒲盧為蜾蠃决矣文公以為蒲葦易生之物當矣惜未辦前人之誤

仁者人也節

仁是道體之虛人是道體之實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節

事親知人只似不相關連此蓋指哀公身上說也且如用人當其才一國之人皆蒙賢人之利便說道哀公父母生得此賢君而用賢人使我輩皆蒙其利便是不累其親可以盡事親之道知人要知天知天意在得賢人平治天下我當順天意以用賢人便是知

天苟要用小人徒喜其順已從欲使天下蒙其害便是逆天意何以為知天

或生而知之節

生知學知困知安行利行勉行雖似有知仁勇之等而其三等中皆有知仁勇存焉

有弗學節

弗措之措是置字相似如措諸地措諸案之措弗措是不舍放不置不止之義

自誠明節

自誠明謂之性始異而終同學者不可不勉性是堯舜性之之性不是說性情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節

盡性至於物而極下便言賛天地之化育更不言天地之性已與人物之性便是天地之性此而能盡則天地之性無不盡矣盡性便是賛化育

其次致曲節

其次致曲曲與直為對聖人是直然如此賢者由曲而推致之雖委曲周至及其至到則亦與至誠者同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節

聖人前知不是假蓍龜象數只是理精義明之極渾然一天萬事萬物吉凶妖祥存亡盛衰了然心目之間燭其端倪而究其終極此至誠之所以神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二節

自道是己所當由之道君子誠之為貴見得此之字著力如誠之者人之道上面之字是用功底字言君子既非性之必是誠之為貴不容不克去己私而復乎誠實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節

誠必兼己與物合內與外然後為至時措之宜便是物我內外皆得其當了

故至誠無息三節

覆載只是廣大至悠久而後成便是恒恒便是庸文公言廣博而深厚高大而光明厚即是不薄高只是不低恐深與大又別是一樣悠久訓作悠遠遠字言得久悠字如驅馬悠悠看來是慢慢地不疾不徐而無有止息今人說悠悠泛泛只是緩緩慢慢長如此所以上既言久則徵徵則悠遠下又分言悠也久也天地成物若速其成則有間斷時矣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節

昭昭之多至一勺水之多文公云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恐當初亦是氣之積公常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以為天地也須翻轉十餘萬年則那時不一頓開闢得就亦須是積只是造化廣大人莫得而言之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是釋博厚高明悠久之意

大哉聖人之道五節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三百是周禮謂之經禮威儀是

曲禮委曲言之三千三百皆是天地間許多節文待其人而後行須是與天地相似底人方行得行字不是只舉行其制是都用得去如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祭地則地示出至於說遠人作動物鳳儀獸舞盈天地間皆當其分而無一不知便是行今三千三百未嘗無人講明只是不行便是如禮何注言禮樂不為之用也此一字極是著力故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又申言行為難之意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節

故君子尊德性以下五句都是要極那至德而凝至道之學問功夫只是效天法地髙明博厚悠久不息是故居上不驕以下只是形容至德之盛其所為如此然人學到至道凝了動容周旋無非天矣何有居上為下有道無道之間子思姑言其德之盛而已尊德性五句最為學問緊要須用着力

非天子不議禮一節

夫禮雖先王未有可以義起也然聖人不輕為者有分在焉故禮所以辨分非天子而議禮是犯分矣何有於禮所以夫子述而不作至顔淵問為邦亦只言四代之禮樂只是本前帝前王之禮是非天子不議禮也下又言有位有德相稱而後可作漢唐諸君有位無德夫子有德無位漢如文景專務以德唐如太宗仁義既效非是無德只無至德只是漢唐之所謂德所以漢唐禮樂多為虚器子思言今天下同軌同

文同倫那時只是周禮

仲尼祖述堯舜章

此言夫子未嘗有作惟以天地前帝前王為本而其德如天地之廣大而禮燦然於其中此則夫子之所以作也四時錯行是一陰一陽間錯而行此都是禮日月代明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川流敦化看得三千三百之禮極是詳備齊整而無一不行矣大哉至哉無以加於此矣

唯天下至誠節

經綸皆屬大經大經只是三綱五常經元如經絲之經使頭緒整綸便似緯有一陰一陽條理相比知天地之化育文公以為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恐是知主之知唯能至誠經綸大經立大本便是主天地之化育矣天地化育只是此事不誠則不能主至誠則能知主其事因聰明聖知以固有之固言之亦活

詩曰衣錦尚絅章

此用心於内之學尚是尊尚之尚温而理以上似言成德知逺之近以下方言入德闇然而日章君子亦不是知其日章而方尚絅是其理自然如此然君子亦不以日章為喜也其唯人所不見又歸之於謹獨其為人心慮者切矣屋漏文公云室西北隅乃令時房中客位之左角室本幽邃而西北隅尤幽邃屬戌與亥後天乾位不愧於此是不愧於天此收斂至静之所以況人所不及見處是至隱至密之中天理灼

然也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令人祭祀主人主婦進羞進饌肅雍靜嘿無有言說則一家婢僕以下亦皆肅靜專一主敬無有喧譁誠之所感如此所以言人自化也下不顯惟德君子篤恭再引詩以證之亦深教人以至誠之效如此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前賢皆以事訓載向曾聞性善先生云且如雞卵中其上必有空虛一點無聲無臭而妙用自然則無聲無臭是形而上之理而已見得天之上清無虛極處了無聲臭而

萬化從此流行此便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底功用矣大抵只是誠之至感之深化之極自是以往子思更不容為言矣不止子思雖聖人也只說到這裏更說不得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云載字訓事不如訓始字如自萬載之載毛尚可以比倫可見聖人之德無形迹之可擬中庸兩字程子雖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然今日行此中明日不行此中非庸也必是經歷老成不為外物所移方行得此無

聲無臭凡有聲者耳可得而聞凡有臭者鼻可得而
知既無聲無臭則此事止可心會不可以言傳

圖說

陰陽消長圖

五月午　六月未　七月申　八月酉　九月戌　十月亥　十一月子　十二月丑　正月寅　二月卯　三月辰　四月巳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姤　遯　否　觀　剝　坤　復　臨　泰　大壯　夬　乾

右圖字溪始作以呈蓮蕩晏公蓮蕩云曩亦欲作此以呈晦翁而未及也時字溪於圖中央以朱作點蓮蕩曰何謂字溪對曰萬事從心起蓮蕩曰得之矣圖之大義則於答楊明夫剥卦說見之

周易先天參伍錯綜數 四十八陽　一千七百二十八 四十八陰　一千一百五十二

乾六爻 以三十六策个爻算　當二百一十有六　是兩个一百八 以三數之成七十二个三以五數之成四十二个五兩个三

坤六爻 以二十四策个爻算　當百四十有四　一个一百八餘三十六 以三數之成四十八个三以五數之成二十七个五三个三

乾對坤 三百六十　夬剥 三百六十　大有比 三百六十

大壯觀 三百六十 小畜豫 三百六十 需晉 三百六十

大畜萃 三百六十 泰否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成七十二个五百二十个三

八方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乾坤兩方共二千八百八十策 五百七十六个五九百六十个三 二千七百二十个九

三天兩地 陽一爻為三陰一爻為二 成一个五

乾六爻 十八 坤六爻 十二 共三十策

乾一方 陽爻三十六 共一百八 陰爻十二 共二十四一百三十二

坤一方 陰爻三十六 共七十二 陽爻十二 共三十六七十二合三十六亦一百八

八方共九百六十 乾坤兩方 除乾方陰爻十二則合成二百十有六同陰爻十二算當二百四十

老陰老陽數老陽九老陰六共成十五策

乾六爻當五十四策坤六爻當三十六共成九十策

乾一方陽爻三十六三百二十四陰爻十二七十二三百九十六

坤一方陰爻三十六二百一十有六陽爻十二一百八三百二十四

八方共二千八百八十乾坤兩方共七百二十

少陽少陰數少陽七少陰八共成十五策

乾六爻四十二策坤六爻四十八共成九十策

乾一方陽爻三十六二百五十八陰爻十二九十六三百四十八

坤一方陰爻三十六二百八十八陽爻十二八十四三百七十二

八方共二千八百八十　乾坤兩方共七百二十

老陰老陽加乾一坤八數

乾六爻五十四策坤六爻三十六策加乾一一坤八八共一百八策

八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　乾坤兩方共八百六十四

少陰少陽加乾一坤八數

乾六爻四十二坤六爻四十八共九十策加乾一一坤八八共一百八策

八方共二千四百五十六　乾坤兩方共八百六十四

八卦位次數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乾貞悔四十四　坤貞悔一百策　乾坤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兌貞悔五十二　艮貞悔九十二　兌艮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離貞悔六十　坎貞悔八十四　離坎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震貞悔六十八　巽貞悔七十六　震巽兩方共百四十有四

自乾至坤進八　自坤至乾退八

八卦每兩方以七十二重七十二亦皆百四十有四

貞數二百八十八悔數二百八十八皆百四十有四者二

乾上加八卦數每卦進三个三加一个九

乾是三个三一个九　兌六个三兩个九　離九个三三个九　震十二个三四个九

巽十五个三五个九　坎十八个三六个九　艮二十一个三七个九　坤二十四个三八个九

坤至乾每卦退一个九

乾九添兌十八成三九二十七加二九添離二十七成六九五十四加三九

添震三十六成十九九十加四九添巽四十五成十五个九一百三十五加五九

添坎五十四成二十一个九一百八十九加六九添艮六十三成二十八个九二百五十二

加七九添坤七十二成三十六个九三百二十四加八九

凡易數積或三百六十或二百四十或百有二十或二百一十有六或百四十有四或一百八或三十六或二十有四皆天地陰陽自然策數雖紛綸變易進退乘除之不齊而莫不有合不可以私意臆度增損安排聖人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蓋不三則五不五則九然止言陽數而不言陰數則錯數動而變以陽為用故也淳祐十一年仲冬二十日寓夔門之卧龍山巴川陽枋偶書

月受日光圖

一名東西天度圖

日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上弦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東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下弦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西

望

日每一晝夜一周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月每一晝夜行不及日十二度有奇行一月為日所及而晦程伊川先生常言日月之行無高低恐或不然常思日若不高則月何以受光且晦日光盡體伏則月都不明是日在月之上故月全無光常聞先賢說五百年天運一大周日月重輪合體必有聖人挺生若是重輪合體則見日高于月明矣魏伯陽參同契云晦至朔旦震來受符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兊受丁上弦

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參同又于晦朔言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言日月合壁也

按此言納甲之法考李鼎祚周易集解載虞翻易傳云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而象見于中云云蓋謂震納庚兌納丁乾納甲壬巽納辛艮納丙坤納乙癸蓋甲為陽始壬為陽終乾納甲壬統陽之終始乙為陰始癸為陰終坤納乙癸統陰之終

始先天坎離當日月出入之位晦朔則月淪于地無象可見故坎離納居中不用之戊己易言天地之用莫大乎日月而月受日光則視月之盈虧以為定準焉

天高地廣土圭測景

緯書括地象云極之廣長皆二百三萬餘里南北二百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百三萬一十里廣雅云自地至天一百一萬餘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為一百七萬餘里徑三十五萬餘里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一百二十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

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二里此大約也又言天圓南北如括地象之數而增多二千里七十五步東西增多五百里七十一步從地至天一百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亦如之周天積一百七萬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千九百七十里其度數相傳必有所自廣髙則不可執周髀云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冬至之日地與星辰西北遊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進退

不過三萬里括地象又曰天左動起于牽牛地右動起于畢通卦驗曰冬日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鄭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賈氏曰冬至夏至皆可以為之康成云夏至日景尺五寸冬至日景三尺也唐韋述集賢註記云開元十二年遣太史往南安測候日景冬至日景七尺九寸四分夏至日景三尺三寸二分蔚州橫野軍冬至日景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夏至二尺二寸九分此二州為中土南北之極以是推之則夏至地中乃得二尺七寸九分分半

十二月氣對待圖

日自夏至行至南一百八十三日為冬至

夏至

北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芒種 小滿 立夏 穀雨 清明 春分 驚蟄 雨水 立春 大寒 小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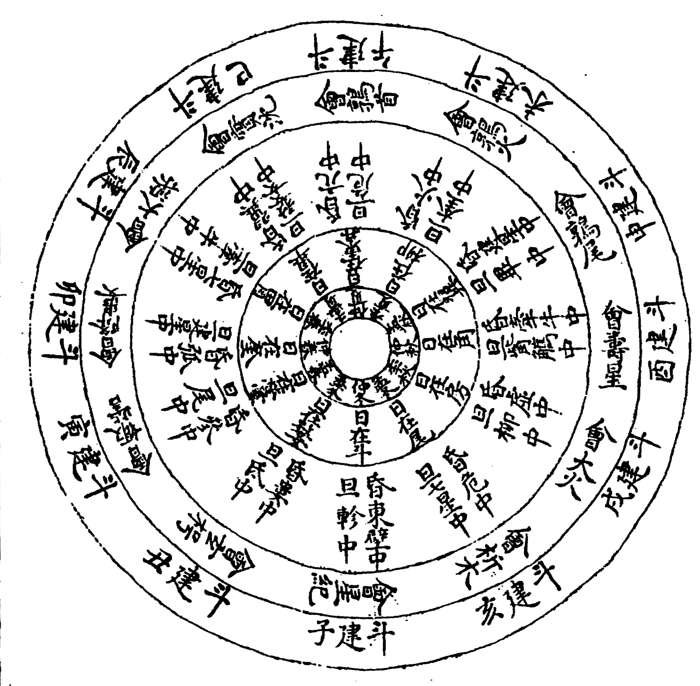
南

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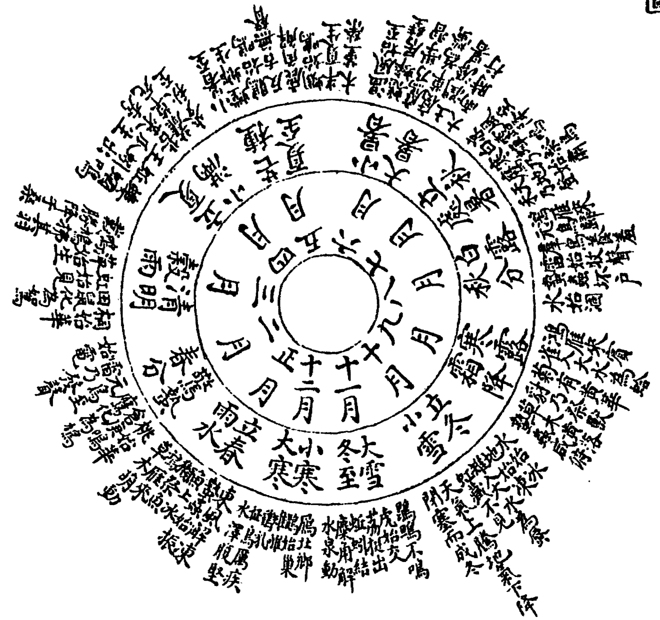
日自冬至行至北一百八十三日為夏至

中分一百八十三日計每邊得九十一日半

一歲日月星辰運行交會晦朔弦望昏旦斗柄所建循環指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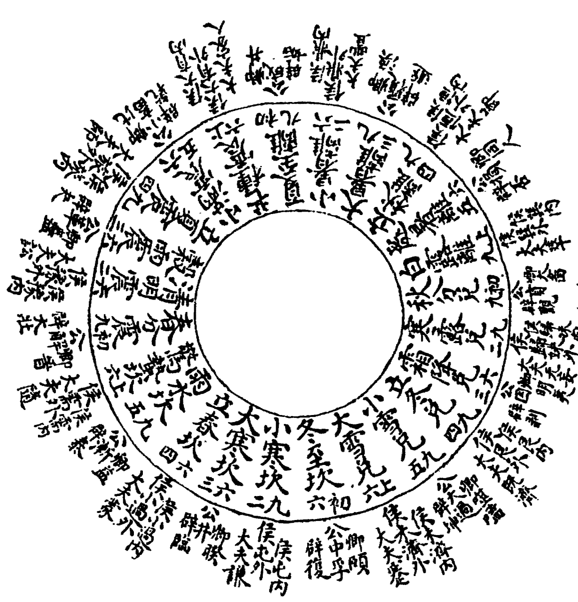
月令氣候圖



二十四氣排一周年凡十五日更一氣遇閏則趲一氣七十二氣排一周年凡五日一候每月當六候遇閏趲候有六日者

周年卦氣圖

易六十四卦配一周年除坎離震兌四卦分配二十四氣一氣得一爻葢此四卦是後天東西南北四正卦



餘六十卦分配三百六十日計六日一卦一日得一爻

揚子雲作七百二十賛朱文公云是確定死法即此也

或云一卦占六日七分

月令考究

孟春日在營室日月會於娵訾斗建寅昏參中旦尾中

律中太簇中應也謂吹灰也太簇林鍾所生三分益一

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太簇所以金奏賛陽出滯數八

木生數三成數八日行東從青道發生萬物萬物皆解孚

甲抽軋而出故云日甲乙乙者軋也日甲乙不名月君
統臣功也下倣此音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三分羽益
一以生角數六十四木數多濁少清民之象也角亂則
憂其民怨凡聲取象五行數多者濁少者清帝太皥蒼
精之君木神宓羲氏也勾芒少皥之子重為勾芒木正
也居乘駕載衣服食器皆殷制非周制祭先脾是木尅
土　仲春日在奎日月會於降婁斗建卯昏弧中旦建
星中律中夾鍾夾鍾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季春日在胃日月會於大梁斗建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姑洗者南吕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行夏令則疾疫六月宿直晁晁為天尸儺九門磔攘除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此月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移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除之磔牲以攘四方明堂位季春出疫于郊　孟夏日在畢日月會

於實沈斗建巳昏翼中旦婺女中日南行赤道長育萬
物日丙丁丙炳也日行南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佐萬物
皆炳然著見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律中中呂中呂無
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
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中呂宣中氣數七火生數二成
數七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數五十四屬火徵清事
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勤祭先肺是火尅金帝炎帝赤
精之君火官之神大庭氏也祝融顓頊子曰黎為火正

仲夏日在東井日月會於鶉首斗建午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蕤賓者應鍾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節嗜慾定心氣交構水火行秋令則疫大陵之氣為害毋艾藍傷時氣夏小正五月啓灌藍蓼藍青木生火毋燒灰傷火氣也火方盛灰者火之滅含桃櫻桃也嘗黍大縠之主嘗雛雞稚屬火　季夏日在柳日月會於鶉火斗建未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林鍾黃鍾之所生三

分去一律長六寸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登
龜周禮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作月令者以周八月為
夏六月因書於此似誤　中央土日戊巳戊茂也巳起
也日行四時之閒月為之佐萬物枝葉茂盛而秀起日
行四時之閒從黃道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之宮最長也
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生數五成數十其音
宮聲之始數八十一最濁君象也記曰宮亂則荒其君
驕中霤中室也古者復穴故名中霤祭心火生土黃帝

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子黎兼之

孟秋日在翼日月會於鶉尾斗建申昏建星中旦畢中日行從西白道成熟萬物其日庚辛庚更也辛新也注云月為之佐物皆肅改更實新成律中夷則夷則大吕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故名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宫臣之象也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壊不可以

龕猶解也祭先肝金尅木帝少皞白精之君金官之神金天氏也蓐收少皞子該為金官　仲秋日在角日月會於壽星斗建酉昏牽牛中旦觜觽中律中南呂南呂太簇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乃難難陽氣也暑至此不衰則害人此月宿直昴畢畢亦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行而出亦命方相氏帥百隷難而出之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疫疾行春令雨水不降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水始涸八月中

氣未止而云水涸非也周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初也天根九月末也明堂禮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季秋日在房日月會於大火斗建戌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無射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無射所以宣布誥令令德示小民軌儀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此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孟冬日在尾日月會於析木斗建亥昏危中旦七星中日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日壬癸注云壬任也癸揆也月為之佐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律中應鍾應鍾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應鍾均和器用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水為最清物之象也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祭先腎順陰氣之盛帝顓頊黑精之君水官之神髙陽氏也玄冥少皥子曰脩曰熙為

水官　仲冬日在斗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黄鍾律之始也長九寸所以宣養火氣九德　季冬日在婺女日月會於玄枵斗建丑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吕大吕蕤賔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有四大難旁磔出土牛送寒氣此月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隨陰氣害人始漁天子親往左傳則曰君不舉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字溪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南光暁

字溪集卷八　　　　宋　陽枋　撰

序

家忌圖序

慶元間先君子尉難江作家忌圖讀之流涕以詔某兄弟某時總角記首引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中二句云祿不逮親每食必泣知先君不以得祿為榮而以不能養親為慼其作家忌圖蓋以識

終身之憂也自是以來圖日揭于影堂欲使子孫目在而常存永言孝思之心耳先君既沒承志惟謹丙申翟難某奉神主及圖置笥中而行哨騎迫踰險奔播而失之日夕思念痛痒無及庚子叨第距先君之沒三十有六年距先妣之沒十有六年祿不逮親悲感之懷亦猶先君子昔日之心而家忌不能詳記則于追慕有歉又何止每食必泣邪因嘆竊祿之無益辛亥棄官抵夔季男篋中存得先考手記日録僅一編伏讀泣下其間載

始祖至祖考妣存殁始終事甚詳因纂而録之有不完者以所見聞及後來所忌補綴復為一圖列于譜繫之後永識弗忘而起子孫之孝敬焉寳祐元年八月五日

孝孤孫某百拜識

送張都統序

將軍張公崛起河東為宋名將人品清高風猷凝遠覿其容癯然如不勝衣聽其言退然似不能言而中實有浩然不可屈者從而即之則智足以周鬼神出入之機

勇足以及雷霆赫奕之迅癸丑援蜀走巴梁之冦甲寅再來殲吉平之敵臨戰有吴司馬之安閒合戰有楊殿前之精勇既戰有馮大樹之恬嘿敵畏如虎民愛如父於古兵法何止暗合其得風后之機緘明尚父之韜畧悟黃石之編書者耶胷次萬古興亡時一見之詩章簡而盡深而逺其隱文章於兜鍪藏儒學於介胄者耶將軍早談釋老而晚悦孫吴者也非特知兵其知道矣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觧脫飄飄海上鷗若人

大福德滴滴空中雨此不足為將軍道夫盈天地間皆事業而天地不累乎事業盈天地間皆富有而天地不役乎富有故無為而無不為無無有而無不有此將軍之所深解世人未必悟也合陽字溪陽枋始得見于夔再會于渝凱歸言別炳炳心期書以見意

送王使君序

南疇主人金華奇士也學自東萊官江淮餘三十年休聞洋溢屬時艱闕長江以北郡邑狼籍通州尤甚當世

知名之士方駭眂却顧公輙毅然出身任之機括迅發酬應流傳靡不切中當然之會士大夫降心屬目咸嘆公之材卓絶獨妙設施而不知公之所以主於中者一而已矣惟一故能定惟定故能應雖事物至前日輵日轕公惟主一以觀其會通而行所守羣疑焉不亂衆訾焉不變震蕩淩薄牴牾焉不懾堅忍以消之歲月以廓之逮夫揺撼者息而吾之事卓然有成吁公蓋不動心之學也淳祐已酉綸音有黙府之除庸嘉前功黙在祖

宗盛時為節度府今不過酉陽一縣所謂通道牂牁置吏夜郎節制五郡羈縻五十餘城公固優為而皆無有焉惟惻惻憫悼側耕危穫之氓去其溪忿鋤其强梗滌珥筆之風興正信之教自始至終及更戍專主安靜一說由是前日之寒陬冷宇燠乎以春諄諄方言化為風謠特其善者幾耳非所以議公之一也飛夲嵘嶪於層霄湍溪諠豗於九地方寸一坦夷矣風黑而日色黄雲腥而雨氣濁八窓一玲瓏矣猿鳥啾嘈虎豹叫號大竅

一寥沉矣苦荼如飴草酒如餳蔬剛薇飯脫粟如味膏粱晝坐清風堂夜纏黄紬卧明月榻公之此中其如何天下無大業則已如有之豈小丈夫之所能爲哉大君端拱穆清風期到尺五天思蕁問瓜納履視蔭賦田園將蕪之歌知公不出此也祖軷霅醉相勉加餐臨觴捧袂愀然悽愴權德輿謂壯夫耻之愚不敢以寓鈴閣

記

余大使祠堂記

粤昔功扶社稷澤被生民之士上則紀常圖形下則家祠里祀皆所以褒崇大勲尊顯盛德瞻望儀容而不忍一日少忘者也嘉熙丁酉蜀罹邊禍飄蕩淩忽幾絶坤維制置尚書余公簡自宸衷來撫西土震耀皇靈宣布德意務以撥亂反正安内禦外為己任於是爰方振旅以起積懦轉戰逆擊以去積畏戢饕屏黷以洗積貪鋤强翦凶以除積横安流定離以弭積驚登鴻用碩以變積浮凡地險勢勝盡起而築之大獲大梁運山梁山鈞

魚峙莫踰之勢於前古渝淩雲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於後雪雉摩雲銀甍矗日軍得守而戰民安業而耕士有處而學免葵蘙麥春風動搖宫藻泮芹曉水芬馥無智名敵畏蜀而技窮無勇功國資蜀而勢重公之勳業萬全取勝不戰屈人非扶社稷而被生靈者乎環蜀六十州華藻繪之筆以侈公之德容者前擬仲華後比孔明不為少矣梁山甘侯佩誦知予為公建立生祠而與民瞻仰焉因記保蜀顛末以著公之盛心欲使觀

者觀不動聲色之儀形而得措天下於泰山之事業可謂善畫者也其泓頴鋪張瑣瑣萬分不至阿其所好若曰盡善盡美則有雲臺麟閣云公名玠字義夫蘄州蘄春人

紹興府麥秀三岐牛產二犢記

淳祐庚戌金華王公謹禮守黔之明年也公鎮静廉勤視民如傷于是民和政平教化修明賦徭省而衣食豐刑法清而獄訟理民情恬熈風雨時若有嘉麥生於學

圃之東三岐者兩岐者同出一根前數月江之西曰平
地溪編民陳梓材家牛產二犢兩瑞合併考黔中記載
瑞麥未之前聞也夫靈芝朱草碧雞神爵雖無益於用
而間世一出則萬口稱贊形之歌詠蓋以造物靈異之
氣不偶然況五穀六畜係生民之本足國之資苟有瑞
焉豈翹蔞草木珍怪羽毛者比耶故同潁九穗青犢黄
犉書史備稱聖賢豈貪奇異而誇祥瑞哉亦以著天人
相與之真際而已黔地多崇山峻嶺視禹甸周原大異

其民火種刀耕九穀荒播而疎耘逮於日至之時秀而實者幸矣何瑞之有焉今來牟連根並秀至再至三而二櫝同乳奇偉實甚其亟以聞于州長而歸厥功公曰此非黔之祥乃閫帥挈還故地之嘉徵也麥以卜秪京之盈牛以兆田萊之闢天地助順委和發祥蓋端倪於此矣某興感王公之至言欲鋪張揚厲盛美而材未之逮也姑記事實以備方志云

桃源洞三賢祠記

桃源之説起於東晉洞隔仙凡舟迷遠近昌黎介甫之詩畫之無庸詳論也大率嬴秦流毒天下逸民高士識清濁而明理亂肥遯遠引不為苛法所束亦避世避地海濵商山之儔者邪此地山盤水秀境異而氣靈足以妥禎祥而介景福聖宋天子即衆勝之會建萬壽之宫復征徭禁樵牧杜侵挠於以表曠達之髙風毓英靈之間氣使百昌不藏而萃大美不隱而顯國祚延洪聖筭綿邈散為廣生生靈之福君心葢仁覆天下矣豈止耀

碧琳以飽黃冠哉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同宇肖貌
當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忍不敬君父斎棄國法而
自壞福田乎魏公侍郎弭皇華之轡慨江山憔瘁條其
獘以告於大丞相茂國賈公制置傅相大使呂公相與
一心嚴戢之三大賢忠君愛國澤物仁民符合幽顯可
謂以安社稷為悅矣道士徐某喜江山之改觀創祠繪
像以著精忱屬某紀顛末某庸陋不敢當惟喜觀盛事
不容嘿因謂之曰丹青輪奐容貌儼恪三大賢之像可

繪也禁止令行仁念充周使無地不桃源者三大賢之心續畫不能畫也然非像不能以見心得心始可以言像自令來游來歌爰居爰處目擊三大賢之像而心三大賢之心則桃宮與四鎮俱高國勢有如泰山而三大賢弟祿蓋無盡藏也又可以言既乎道士曰唯因以為記

蓮蕩先生墳亭記

淳祐辛亥季冬予休官黔南就養於夔州之舍蓮蕩先

生仲子之誠遣子自成以書來言曰王考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學靡不研究以為未足也聞建安朱文公深得羲文周孔之奥萬里往考亭而師焉越三年盡得其説以歸予兄弟所事而知之者也今王考既得從祀於北巖伊川先生之祠而墓塋未有瞻仰之所夙夜震懼不遑寧處將築亭兆域之前歲時祭薦使族屬子孫永惟前人是孝是思子盍為我記之予不敢以固陋辭按周禮冢人職凡祭墓為尸夫墓有祭祭為尸古制也則亦

必有享獻之所此後世墓亭之所由倣矣然世俗墓祭與古同而結亭之意與古異軒楹可也而為之宫室臺榭以藻繪之壇壝固也而為之花木竹石以景色之謬者又琳宫紺宇像二氏而香火之使子孫至者無悽愴之心有盤樂之志騈尊列俎笑語娛適則是以祖先藏體魄衣冠之地為遊觀之所而歲時祭享徒然醉飽之為其與古人祭墓之意遠矣今誠甫興懷罔極營斯築以念厥紹衣是不徒子孫於此采馨擷芳逍遙遊燕也

是不欲子孫於此族談聚嬉飲食醉飽也風花高下潔

觴而進必惨然思前人神遊無方而不可復見也宰樹

蕭瑟奉羞而薦必泫然思前人音容永閟而不可復聞

也昭明焄蒿庶幾來歆於感慕之間則徘徊顧瞻又不

止見尊罍而思親之所嘗御顧桑梓而思親之所嘗息

覩手澤而思親之所嘗覩而已也雖然此後人感慕之

情耳先生禀剛健之資負葢世之志特立獨行起家力

學求師取友聖經賢傳之外深明四書之旨歸洞究義

畫之縕奥與吾鄉性善先生同為文公高弟蜀中名儒
巨公聞下風者表表輩出先生之力居多而先生之易
又足以嗣伊川之傳使其得與譙公達微尹公彦明同
時則伊川必深與黙惜乎道不施用於世至今學者猶
知想象而興起則先生子孫可不於是焉而追慕歟思
其剛健高明則學毋悠悠思其特立獨行則志毋混混
思其繼程朱之學淑人心於千載則計毋淺近而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敬書以告誠甫其然吾說

重修夔州明倫堂記

淳祐十二年春蜀閫華明余公以李侯守夔始右文也夔自嘉熙徙治白帝率武臣鎮焉郡當衝要夙夜究懷守禦視學校為緩歲丙午帥環衛俞公興治創大成殿于卧龍山之陽奉祀僅庇風雨青衿絃誦亡所適依侯至慨然以興學育才為先時郡賦鑿空鏄漏補苴不暇或曰黼藻文事容可徐圖侯獨以俎豆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舉教化行則禍患於以潛消是年秋鼎而新

之劚峻為夷平險為安建講堂三楹廡廣如堂兩旁六齋東曰志道據德依仁西曰興詩立禮成樂齋各一楹左右廊凡六楹墁覆黝堊渠周於宮墻廩庾庖湢皆具率皆不茍再閱月考成不煩齊民不損經賦於是講肄有堂息游有所高明爽豁龍山聳而屏白帝俯而凭瀼水瞿唐左右逢原象灝羊石登秀几格巾山白鹽領衆碧以拱於前者不知其幾百里觀山而襟宇豁瞰水而涵泳深斯文寖宅毖於昔而開於今蓋有待也俟於是

備彝器以昭文物厚餼廪以復公養儲不足則給以秩粟遴擇精考廣延俊茂表德行以厲俗侯之志其可尚矣教授涪城楊萬合夔士屬予記其投閒養拙安足以發揚修泮盛事惟嘉侯之志得春秋善復古之義不敢以固陋辭竊聞帝王為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設明倫其大端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有五天所序也仁義禮智性之德有四天之命也天倫天德聖王必建學

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熈熈五教敷焉王民皡皡庠序建焉不聽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復其所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於天下哉國朝學校徧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葢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義禮智之性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修諸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也文勝利汩士寖失其本真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於是焉者亦惟呫

俾編綴吐芳漱華以獵富貴至於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於前盪耳目而動心志七情失其所止雜出而應之理慾交戰正邪轇轕得失判於呼吸毫釐而逕庭霄壤矣士所以貴乎講學也講明乎論孟一貫盡心皆人倫之統會也講明乎中庸大學至善時中皆人倫之凖的也明乎易而倫著於潔靜精微明乎書而倫妙於精一執中明乎三千三百之

禮則肌膚固筋骸束而倫安矣明乎國風雅頌之樂則
性情正思無邪而倫正矣明乎春秋則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王伯夷夏之大倫大分天冠地屨燦然於心目矣
倫即理也散於百行萬善著於六經明於學校而根極
於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為天地萬物
之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豈可不是之先乎嗚
呼倫之在人未嘗亡而學之於時有廢興夫視廢興為
明晦衆鄙且笑矧玆堂音沉響絶而俟於人倫又身率

焉有以揭之孰不昭之有以道之孰不趍之為士者於此誰肯自待菲薄哉將見升堂入室皆德行道藝之風而閭里田畆寖寖乎孝悌忠信之俗矣奚止大學彬彬而已邪此侯所以望於多士多士不負於侯作成之至心也不可不書侯名卓字和父臨卭人登紹定壬辰進士第季冬月吉巴川陽某記

跋

跋青城趙日休居士文

張横渠少讀異書無所得返求聖人之道卒至臯比講易為世宗師譙達微早從業二氏無所見專意伊川之易後於洛中超然遺世為時尊敬二君子出處大畧相似而趨向各不同固未易較其優劣然皆資禀高明見道敏而用心剛中行獨復者也譙巖老一旦悟黄冠羽服之非猛勇學易通姤復之旨精進修煉周遊四方名公鉅卿悉加敬禮其生質葢亦卓爾不羣者觀其詩文間不免二氏而大抵有志當世其達微之儔歟使加研

究精微會萬理於一貫不過喚醒聞耳孔子不得中行
而與之斯人宜在所録景定甲子莫春二十八日巴川
陽某謹跋

趙使君汝廩刊易學啓蒙於涪屬予為跋

易有象有數與理氣而已矣聖賢著書立言發鑰是焉
者也氣理妙於無迹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可見用
該理氣而神精粗顯微何往而非道哉某年四十從性
善先生遊得其家塾啓蒙善本心悅而日玩焉逾年少

有得性善令往從蓮蕩先生問易奧旨先生教人言近而遠約而肆於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某拳拳服膺有以見夫啓蒙之作首河圖以著道之全體次洛書次伏羲文王卦圖孔子易書而明之以康節諸儒之說以盡易之妙用然後詳著乎蓍法而以變卦終之夫全體立而妙用存焉妙用達而全體寓焉有能貫通乎是書之緼以之曲成萬物焉可也範圍天地焉可也窮理盡性至於命焉可也豈徒曰啓蒙而已哉金沙趙

公賢而樂道常遣其子今重慶節判崇權從其問啓蒙而樂其說公今守涪祠蓮蕩於北巖并刻啓蒙書於涪介來命予跋其識見淺陋何足以盡文公之旨姑以所聞於師者識其末性善家塾所刊有周子太極通書張子西銘云

論

論釋氏寂滅輪回

情之與性與生俱生釋氏所謂寂滅為樂若如其言葢

自謂七情俱滅矣更有何樂是釋氏終未能去得七情也義理不在事物上自是一理先天而存然舍事物亦無由討得此理便只是空曠無朕這如何說得耶佛家雖說寂滅為樂夫樂是有心性方有樂既寂滅何處討个樂來此一字欲無相而有相欲無色而有色欲寂滅而未曾寂滅也義理不在事物上便是要寂滅為樂到寂滅時必定更無所為樂也文雲山言義理不只在事物上見因語此

論顔淵喟然嘆章

窮識見而妙乎識見然後真見聖道之廣大竭智力而超乎智力然後真見聖德之精微此顔子所以地位夫子而求盡夫子者也言聖人之道者類曰廣大高遠此糊塗語也我未嘗盡其見而過為不可企及之言我未嘗盡其識而例發不容至到之論觀聖人如隔烟霧說聖人如在杳冥宅陸談海坐井觀天廣大果何有耶論聖人之德者類曰精微妙密此秘誕說也在我不真用其智而邈略聖人之冥乎天運在我不真竭其力而傲

像聖人之窅爾神化高者流於虛曠隱者溺於怪奇求深得淺鶩高得卑精微果安在邪唯顏子高堅前後見夫子真透徹而不糊塗矣博約立卓學夫子真至到而不虛誕矣仰云者非瞻仰昊天高高在上也日用常行之際景慕極而夫子之道常超然鑽云者非鑽金石而難為功也作止語嘿之間探索至而夫子之道常凝然若瞻之在前欲從之矣忽然在後則又過焉故鑽仰非不至而堅高不可企入則道無窮盡不容以識見求瞻

忽非不明而恍惚不可為象則道無方體不容以識見盡葢顏子之仰鑽瞻忽者人也而夫子之高堅前後者天也所以人者有限而所以天者無窮聖道廣大顏子可謂真見之然道無窮盡矣而循循善誘之中即無窮盡之梯道無方體矣而博文約禮之際即無方體之極欲罷不能勉勉循循而利用安身矣既竭吾才性盡天參而精義入神矣如有卓立窮神知化而盛德之至矣從之末由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循誘博約顏子可以

用其力而有所立卓則峻絶而力莫知其所施竭盡吾才顔子可以勉其入而從之末由則妙密而人莫知其所至夫子一故神兩故化也顔子幾於神近於化者也聖德之精微顔子可謂真得之故問仁之目顔子所及也而天下歸仁之說夫子則皷遺音於視聽言動之餘為邦之問顔子所至也而鄭聲佞人之戒夫子則發餘響於四代禮樂之後無伐善無施勞顔子所志也而老安少懷夫子直與天地生物之心同一運量高堅前後

有所立卓顔子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哉宜乎三月不違
簞瓢屢空而殆庶幾焉若夫在寢附驥心齋坐忘是未
知顔子者也嗚呼論語四百八十三章言顔子者纔十
有八自曾子吾友從事之外率多夫子稱道顔子之辭
其顔子自言僅見於問仁問為邦子在言志與喟然而
嘆數事而已而其見聖人之真學聖人之至尤莫切於
喟嘆已下數語非若知聖人而使人無所捉摸學者生
千百世之下幸而聞希聲齊韶可不拳拳服膺而力行

求至乎必欲學孔子當先學顏子心顏子則心夫子矣周子有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學者毋忽

說

四經歸極說

或問邵子先天圖果虙羲所作乎曰謂虙羲作此圖吾不知也謂推尋虙羲畫卦之理以成圖可耳予嘗聞眉山楊平舟先生名棟字彥極歷官至叅政曰虙羲初畫時未有文字

也故作一畫以示人此一畫也圜之徑一圍三則函三也從之有上中下亦函三也衡之有始中終亦函三也故三畫實一畫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而六亦三也而三亦一也此伏羲之旨邵子得之更不必問其所從來者或曰周子太極圖如何曰亦此理也上而陰陽中而五行下而人物亦三才之道也

姪曾孫尚字志孟說

余始與存子姪俱造行都從性善先生學獲見文公門

人毅齋徐公毅齋以姪名醇乃昌黎所以稱孟子者爲更字曰存子取孟子操則存之言也存子之子恪生子存子筮之遇豐之初九乃取往有尚之言而命之曰尚今當冠余亦摘孟子尚志之義字之夫志者心之所之志於道則可進於據德依仁志於學則可進於從心所欲故學莫先於立志尚其勉之窮則志於道而克己復禮學顏子之學也達則志於仁而引其君以當道志伊尹之志也因復係之以孟子庶視乃厥祖而無忝於一

家之學云

損姪字說

伯父某命汝名曰炎巳字曰子益炎巳從汝仲兄之名乃汝兄奏薦之吏名也子益從汝父舊命汝損之名乃欲汝知父命名之義也巳者金之所生炎者姓之所本金得火而成器欲汝就陶鎔而光顯祖宗故曰炎巳子益損而不已必益非欲爾損下而益上乃欲爾損已而益人汝宜體炎巳之名以光顯陽門戒滿招損持謙受

益之訓以立爾身子益則知有父炎已則知敬兄有父有兄則知有祖宗矣若夫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遷善改過懲忿窒慾小子其體吾命名加字之意而力行之往省無怠

趙存禮長子字說

存禮長子必壙厥祖明遠先生字以大器存禮改字伯器於其冠屬予為說予謂壙之為器土也夫土塊然隤然而理疏通物資之以成質凡形而下者皆土之為則

土蓋形器之本也伊耆氏修火之利范金合土而陶甄
之用出焉蕢桴土鼓可以逆寒暑遵堙鬱塤竽罍盎汙
尊瓦甒可以薦神人格上下有孚盈缶尊酒簋貳用缶
易尤尊尚之淳風既遠一古罍洗取重於天下無非以
其器質朴而用洪大雖崇鼎貫鼎大圭拱璧莫能以傚
也土為坤為地河圖洛書為中位洪範為皇極於以立
天地之心生民之道其妙用可以形器議哉惟其性水
而凝陶而形火而堅則其塊然隤然者亦將有待揚雄

氏之言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乎能親善陶就良旗以坯以甄以埏以埴使無苦窳薛暴而後大鈞播物自形自色吾無工巧之迹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不器則器不足以囿君子而子貢不免為瑚璉在乎擴而充之耳夫天地形而下之器也願子變化氣質尊崇德性使與天地相似庶幾不負爾祖爾父期望之盛心而予之言有證乎其勉之

存禮次子仲防字說

存禮仲子必狀乃祖先字以大防取堤堰之義今將冠
父改字仲防屬某演其說予謂防非止大防外閑以防
止水而已也閑邪存誠所以大吾身之防立綱陳紀所
以大為民之防民與吾同一氣理則同一檢押修之一
身所以達之天下五禮以防偽六樂以防情居仁由義
防天理之違戒懼謹獨防人欲之縱競辰愛日防歲月
之易過博學審問防義理之難明尊德親仁防君子之
踈遠佞去邪防小人之狎此謹防之防由用力而得及

其久也目視耳聽聲為律而身為度矣手持足行周旋中規而折旋中矩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天下大閑安所當安而不踰矩矣杜預謂聖人包周身之防預非知聖人者至如戴經坊記等作先賢以為非聖人書謂其局促於防閑褊淺之末而不能超乎範圍之外也昔令祖嘗謂予言子之志氣容貌倜儻不凡則仲防之字不獨檢身持志之謂要有彌綸天地曲成萬物者在今因子之冠昌言之以發明乃祖之意敬而聽之毋忽

編類錢氏小兒方證說

錢仲陽治小兒病方不失一毫由其察色明辨證的切脉精深識小兒自生壯弱虛實以至覲五行之生尅察四時之逆順通陰陽之動靜悟寒暑之盛衰至於晨昏晝夜之氣乳哺寢興之節靡不洞究凡小兒關節脉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燦然在目故能察病論證對證用藥如指諸掌其所論載真小兒大造之書也嚴氏錄其治療訣法至詳密矣惜其記載參錯未有詮次或同一

病而散見數處同一證而分為數條倉卒調理難於檢
閱醫不能反覆稽考則攻治易致失誤今茲遲以歲月
沉潛披玩類分門目意訛錯者正之字冗覆者刋之成
三十七條總為一卷於是曰病曰症曰方井有秩序可
以見於某條觀某病依某証用某藥無復差悮而錢氏
之心無遺憾於萬世矣其藥方目錄則一仍其舊寶祐
三年乙卯通直郎致仕陽枋記

壽蹇從叔總幹姻家說

餐霞飲瀣薦芝茹苓壽矣而素隱行怪聖人弗為導引納息煉氣令真壽矣而小道可觀君子弗取君子所貴乎壽者稟天理而生由天理而行致夫一仁而已矣從叔府判制幹始生之月於卦為臨剛浸長而勝乎柔陽浸盛而消乎陰君子浸得位小人從而聽命焉其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而發事業種學績文克光前烈而孝得矣遜削捐金順事其長而悌得矣陳力就列能致其身而忠得矣修身踐言事存正固而信得矣

不以無實之名貽燕謀訓子以義方矣不以風寒抵巇而抱關擊柝輿梁徒杠蹇蹇匪躬席民於康莊矣皆剛陽浸長之推也引而伸之則采色過目而聚沫矣聲音入耳而寒蛩矣味和適口而糟粕矣所以厚吾之生者不以喜於心思而庸玉女於成者不存於念慮矣充而為咸臨為至臨為厚臨功施社稷澤被生民垂天地而揭日月銘彝鼎而被絃歌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天地間真福壽而從叔之所樂得者也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敬為從叔誦之

策問 紹慶府學

問祀明堂所以教孝其嚴父配天之謂歟夫子之論孝也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横渠張氏亦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明堂其合於此歟周人設明堂位以祀文王於繼述何所有漢人得明堂圖而奉高帝於繼述何所取證歟於赫有宋惟天其子之我將我享繼序其皇之洪惟主上載申景鑠有事明堂舉

皇祐饗親叅紹興配坐之規縟典絢儀軼周跨漢猗歟休哉兹足以領天下國家矣願與諸君輒考禮經而詳說之地居國陽位臨丙巳或曰世室或曰重屋或曰明堂此名位爾於繼述有得乎否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四旁兩牕九階五室七十二牖三十六户此制度爾於繼述有合乎否也於乾元殿於大慶殿有以異乎曰通天宫曰萬象宫何所取乎耕藉以供粢盛卜牲以備鼎俎親蠶以供衣服以此教孝可謂繼志乎水陸葅醢以

薦之濟蹌雍肅以臨之盡敬盡慤以承之以此教孝可謂述事乎橫渠謂窮神知化似又未容以威儀禮節求也皇上立武整師而執淮濆之醜孝德修乎軍旅矣何金革猶衽於北側身修行而消雲漢之災孝德發乎朝廷矣何相火復仍於西轉危運以無虞而白囊尚馳於雲南迓康年以兆慶而紅腐未聞於露積果何歟五流宅而民協中三宥赦而刑不忒所以宣昭祖宗不殺之至仁不可謂不善繼矣然象刑設而常犯隆孝德而崇

陟配之儀切養人而加寵綏之惠所以對越天地曰生之大德不可謂不善述矣然麗澤壅於下流又何歟孟軻氏有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堯之孝於經無見豈其德至大蕩乎難名舜則類上帝而格藝祖故得萬國之懽心而孝以大稱皇上昭事上帝尊祖敬宗繼志述事比隆堯舜而孝治未光乎天下此有司之所甚疑也諸君學堯舜道周孔誦七篇之章讀西銘之書不知其說可乎伊欲達明堂尊祖之義使孝弟行乎道路至

乎州巷放乎蒐狩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横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將何道而可若曰作三事之俊不二心之臣文武憲邦循良稱職足以臻此膚泛語耳幸毋贅

又 淳祐乙巳大寧監

問濟險難之深者未容以安靜圖拯柔弱之極者不可以尋常應任今日治國之法守株是乎投機是乎嘗稽之易而有疑蹇難也坎陷也均之為險矣何聖人既以

見險能止謇蹇之知而復以心亨行有尚論坎之功豈險難之深又當出險以平險歟夫小過過也大過過也均之為過矣何聖人以不可大事為小過之戒而復以利有攸往為大過之亨豈柔弱之勢又當至剛以濟物歟奚止於是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軍之良法也胡為先人奪人晉復以是敗秦歟致人而不致於人軍之善政也胡為寧我薄人楚復以是駕晉歟成安不塞井陘之險而𡚁於背水之軍不可與語行有尚者何減竈去魏

又足以收蹶上將之功歟馬服急進閼與之兵已決爭山之勝似知所以戒棟橈者何追至秦壁反所以殆長平之師歟其形勢利害有不同歟其人才智畧有不侔歟時異勢殊臨機應變不可膠於一歟皆克敵取勝者所當講明也請以我國朝渡江之勝勢言之韓公世忠之備楚泗也達賫縱鐵騎以長驅朝廷有詔班師若可退保矣公獨奮兵逆擊以破其軍何趨利猛鷙而成功歟劉公錡之往順昌也烏珠以鐵浮圖爭利城守未集

若難支持矣公獨力守拒戰以屢其衆何倉皇無備而決勝歟吳公之保蜀也飇風散闕敵騎翕忽若難應援矣公獨謂必不可越我而過以挫其鋭何執一果而得志歟最後金亮百萬臨江中外駭震敵已深窺堂奧矣虞公允文坐據采石敵遂授首何白面書生死中求活而立大勲歟自其兵民財觀之諸將所部多不過數萬衆寡豈相當歟茶鹽酒法一切舉行租賦豈常繼歟數公亨習坎之心隆大過之棟忠義慷慨奮不顧身而天

人祐助歟何豐功茂績如是偉瞠也蒙古知略頗類金人而殘忍暴殄又復過之蹂踐三川零丁十稔兵非紹興之兵矣民非紹興之民矣財力形勢又非紹興以來比矣敵心無厭日肆憑陵必欲效大儀之進擊則衆寡有不敵之憂必欲效順昌之控扼則邊地風寒所備者衆必欲效和尚原采石渡之堅守則三關已徹內之長江又孰可為依據之地歟幸而總戎元老克壯其猷建旆桴鼓天地震動蓋欲扼其吭而奪之然士沮久矣不

知亦有分番迭射衝敵陣以擒鶻眼者乎財竭甚矣不知亦有儲三百萬以待軍興者乎民散久矣不知亦有魚凫千里可備供億者乎無乃活危證者不必備百藥之味投機會者不必計衆事之集乎昔苻堅以百萬之衆褫魄於八公山之草木蜀自夔以西金城盪日雲雉孳天所以震懼敵膽者又非風聲之假借庸可恃乎牢之步陣嚴整直挫大敵氣吞之爾元戎十乘有進無退破敵大計胷中區處已定元冲私憂過計可容已乎諸

君抱負經濟幸詳訂古人用兵進退之成筭國朝渡江戰守之要道以決今日進屯之大計一破有司之惑

又 淳祐己酉試宗室

問神明之胄國家所恃以維藩維翰也藩者國之屏翰者國之幹以文治歟以武功歟其城郭封畿以為固道德藩籬以為衛歟無事則隱然敵國有事則恢拓疆宇始稱其任歟帝胄之教曰溫曰直曰寬栗曰剛簡其文武兼全之義歟周家大封同姓以藩屏王室姬公內則

制禮作樂以底文明之治外則三年東征懲荊膺狄驅
廉踐奄遺大投艱之事一切以身任之大勲偉績藩歟
翰歟名公膺維翰之寄述公劉以戒民事營洛邑以建
王業分陜治功與周公並稱藩翰之責固如此歟宣王
中興平淮命名虎平王復振扞艱得文侯其他城濮戰
楚黄池霸吴皆能敵王所愾當時公行公族莫不執干
戈以衛社稷似又專以武功為屏翰者與周名同乎否
也漢唐之際更生以經著元王以詩顯獻王大雅東平

為善殆類關睢麟趾之應於藩翰其有合乎淮南小山入湘纍之閫劉向大傳推天人之應至若朱虛劉賈之注措僅寥寥之星辰於藩翰亦有同乎李賀騰聲於髙軒李白馳譽於大鵬鯁亮宏遠僅稱勉石藩王室者誰歟五色一賦詞華彪蔚日影八磚譽聞蕭爽其功畧著聞者孝恭道宗而已徹疆土者誰歟葛藟所以庇根本也漢宗室類多增輝王度豈詩書自有安强之勢歟藩屏所以護堂奥也唐宗室工於黼黻河漢豈詞章中存

翊衛之功歟季世璿源事不如古或謂今昔異時文武殊致各有任其責者誠然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社稷宗廟之寄要當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國朝教養宗英注意屬籍所以為深根固本計者至矣盡矣秉鈞之任遠娩宗周而建大勳闢國勢者猶仰周名而慨慕焉廷魁之彥高掩漢唐而為世豪英為宗室標的者每於景元子孫河間江夏而遐想焉豈削平戡定所以護根本而寧靜無為亦所以充實其氣脉歟夫文章當效

常武之什而勿徒光燄之萬丈功業當如江漢之詠而勿但神遊於八表儲情月露屬意蜂蝶策勲於春草萋萋等句所謂鼇𩬊裳而援溺鏘珩瑀而救鬬非今日國家所望於宗英也今江漢之波未澄則宗子維城方宵旰於名虎之來鋪淮楚之氛尚惡則大宗維翰正側席於晉文之夙駕子玉請戰誰為横擊之公族東郊不開誰為惟征之伯禽河漢瀏天一之清必有滴大空而洗甲兵者諸君考古驗今各言其志以副有司之精擇

又

淳祐辛亥紹慶州學試

問世至於小康視大同邈乎其逕庭矣其甫平幾治王國庶定之氣象乎其苟安暫息國家閒暇之事幾乎要不必深辨也設當此時君臣上下夷猶歲月乎委聽天幸乎必曰困心衡慮勉勉汲汲如不及也度事揆時不容不爾然夫子之所謂小康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盛際也此六君子者莫不謹於禮以致隆平謂之小康何邪豈大道隱而不行歟天下為家而不為公歟貨棄

於地力不出於己歟城邪溝池不若外戶之不閉歟道不過三代也夫子且以小康目之宣之庶定下盛世何翅倍蓰戰國閒暇企周宣又遼絶矣槩以小康言之得歟無已則有一說極治者當儆戒甫治者當奮勉未治者當兢畏同一旨義歟由閒暇而庶定庶定而小康小康而大同均一會歸歟理亂推移世道翻轉三代而下天下幾小康矣漢元承中興餘烈小康之時也仁柔一說牢不可破而宣之業衰成帝遭世承平小康之幾也

湛樂一意流蕩忘返而元之業壞典午渡江小康亦先啟矣興復之念竟消靡於清談開元致平小康亦爰集矣太和景象終淪胥於燕樂肅葉再造憲代復振無非天錫可為之時而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怠伊憂晚節終成淩微小康一說誤人天下國家如此歟是必有其故也皇上寤寐太平二十有七年于兹矣荷天之休年穀粗登敵氣斂遁邊患少息非天假吾皇致治之歲月乎兢兢業業堯舜用心矣夙宵祇懼文王用心矣仰幾康

之歌慕無逸之戒成王用心矣上参唐虞下監漢唐决不與漢元成唐肅憲等伍真吾夫子之所謂小康矣其然歟猶有憂焉内治所以扶陽氣也聯班競進之不免銓曹審重之未聞學校罕文行之兼内郡乏經界之正能治國家得無欠缺歟外治所以滌陰邪也分閫之委寄方隆而怔忡於膚想乘障之布置盆密而牽掣於力分給餉病尺籍之虚問諜闇事情之實綢繆牖户得無罅漏歟識治者曰無難而畏無虞而戒此聖君賢相事也

治安流涕之書不出於謹厚之公卿而出於言事之年少可為不為之論不發於請身之將相而發於文藝之書生靁鼓淵喑寒蟲啾嘈可勝歎哉我國朝李文靖公之在中書也每朝謁必以四方水旱災變奏聞且曰人主不可不知憂懼至哉斯言民至於今誦之然則憂治世危明主諉之於上之人可歟諸君深識時務願聞至論以覘國用之學

又

問天人之際甚可畏也變動以象著吉凶以類彰影響形聲可以異觀哉古之聰明睿智不以天視天而以人視天主宰吾心性氣運吾血脉日月吾明照雷霆吾號令雨露恩意霜雪刑罰躔象昭布皆百骸而四體也水曰儆予堯不以身外視天也旱曰自責湯不以身外求天也羲和歴象日月星辰必曰欽昊天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必曰救豈蒼蒼之渝怒不關於戲豫馳驅乎自日食十有二無傷於文景之富厚而或者議其天

自天日食戊申反聞南單之詣闕而或者以為人自人可不求其故乎長星竟天無損於漢武之攘却而躔度難乎占熒惑示變無關於梁武之下殿而天文不可曉抑别有說乎日之眚也或以為月所掩或以為星所犯則亦氣耳於人果何與或以度數所經或以交會所至則亦運耳於人果何關然朔日辛卯之食必歸於小人之用事日食三十六之紀皆以為夷狄侵中國之證又何邪太白在西而魏破桑然似貽中國之安静彗掃東

井而燕秦相滅若關中國之燕閒然客星守招搖蠻夷當有亂而勞師宛馬反開虛耗之端五星出東方中國當大利而違詔留屯即收降羌之效又何耶乃者孟秋月朔辰弗集房主上徹樂減膳降詔自責固湯之用心而不諉之氣數適然矣盍推明古今日星應驗之異同人君應天弭變之得失内安外禦禍福影響之機緘以信江左天命之未改若曰誕敷文德所以格苗采薇遣戍所以治外車攻修政所以攘夷此常談也有司亦厭

聞之

又

問扶輿磅礴之氣屹然而峙融然而流英靈清淑鍾為命代葢不知其幾千萬也孔聖尼阜申甫嵩高其他傅野胥靡商丘綺季率由神氣而鍾焉重華起於溈汭姜望得於渭濵其他仲舒淄川子陵釣瀨常由淑氣而出焉碧雲捲而巫山高衆水會而象灝屹大寧域清秀之中可無物華天表而人傑地靈者乎自其高者言之寶

山爍花鐵樓掛月其他異狀殊態而鳳凰繡屏則拔乎其萃者也朝陽畫繡可前聞乎就其深者言之芙蓉瀏清昌溪逗碧其他瀨玉飛瓊而龍洞鹿泉又出乎其類者也翁霧食革可屢數乎登賢有堂矣名渙汗青獨一尉氏令鳳山繡屏之英止於是乎鄉賢有記矣從祀侯類僅姚許二公鹿泉龍洞之靈如斯已乎以言乎德行孝感有庵孝泉有名孝義有傳亦既修矣以言乎教化則白鹿有規鄉飲有制寶源有塾亦云至矣何雲棲霧

翔覽輝而未下韜華尚絅當晝而不行乎何眷膏澤而蜿蜿泥蟠蘊德音而濯濯食野乎虹梁芝華亦既炳煥月璧夜光亦既的皪物且然矣人胡不然乎黃楊紫栢之休息何如梧桐之雝喈雲巖月窟之游憩何如天衢之升躍錦雞白雉之好玩何如衮黼之衣被巖泉澗水之宮商又未必吹笙鼓簧之可樂也埋光鏟彩必有其故常讀趙公司直寶源書堂記謂此邦俊秀之士汨没米鹽未聞有傑然特立自拔於流俗者不覺喟然三嘆

諸君盍磨光刮垢為江山一洗之

又

問孟軻氏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曰待曰乘旨義可得聞歟豈勢足運掉者必振作時際機會者當進取歟抑國勢尊安宜乘之以隆治化天時幸遇貴因之以明政刑歟帝王以道德為安強仁義為表制所以成天下之大務而濟天下之大業者其乘勢待時可得而考歟三代以降勢得則知用勢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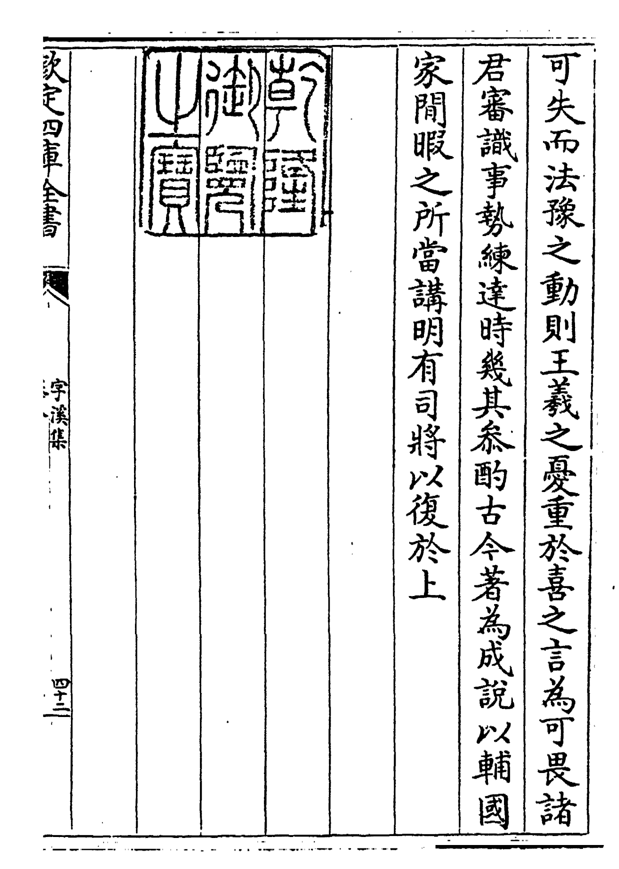
知持勢時至則務乘時而不務因時漢武襲文景之富
厚窮征漠北竟不得匈奴要領唐太矜仁義之既效黷
武遼東終不能制蕞爾小戎時勢果可恃歟下逮東晉
不知幾乘勢幾遇時也即其大者言之石虎就斃北方
響應歸附者至二十餘萬彭城之甲非赤手捕蛟也胡
為不能復青氊之舊歟苻堅敗衂秦人震駭慕容饑鷹
欲搏草木皆兵非無虞即鹿也胡為不能乘破竹之勢
歟或曰漢唐時未至東晉勢不足誠然歟恭惟我國家

繼軌堯舜度越漢唐不謂山河半淪於兵燹車駕中隅於驚鴻勢類晉而持勢不似晉時類晉而乘時不效晉高宗皇帝不以敵人退遯為可喜而必大作其規模不以敵人內亂為可賀而益自治以待其釁孝宗皇帝不以敵人請和為可幸而因之以興起治功不以北書既遣為已安而必乘之以措置邊防聖謨神算前後一心法深得孟子乘勢待時之旨矣而披圖日勤輿議未快抑何歟廼者皇上奮發乾剛聿新渙號謂宗社付託人

心繫望者國本也而進封有詔則天下之大勢定矣謂佐天子式百辟撫四夷者宰相也而揆位得人則朝廷之重勢尊矣謂整六師守長城折遐衝者閫帥也而錫命有加則邊陲之勝勢張矣外焉淮瀆執訊而維揚之勢九鼎矣唐鄧歸附而荆楚之勢磐石矣雲南獻捷而坤維之勢金湯矣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非此之謂歟中國每患寇敵之合從今彼此相殘非天錫我可為之時乎淮堧苦哨騎之突輿今虎狼頓挫非天假我圖維之

時乎井絡憂雲南之幹腹令鯨鯢掃蕩非天與我整暇之時乎棗紅而塵不驚淮浦可以鋪截矣河氷而馬不渡江漢可以立武矣隴雪而吠不警蜀口可以耕戰矣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非此之謂歟廷紳建言謂復襄陽以移北軍之屯復漢中以藥西軍之病誠投機之會而當其可之時也伊欲作荆楚之甲以向宛洛或者謂單于入保漢慮方深其然歟將益州之衆以趨漢中或者謂魏雖斂戍氷合復來又然歟需待者曰華黍廢而蓄

積缺盡懲指麥之失而峙糗糧杕杜廢而師衆缺盡戒亡具之戰而整師旅出車廢而功力缺盡思單弱之虞而長人民君子舍之易戒以止綢繆牖户斯足矣可信歟夫决者曰生聚教訓以待勢也勢得弗乘力豈加强愛日惜分以俟時也時至弗圖機難再得一旅可以祀夏五千可以興越義租可以入闗田禽利執易言乎動師武臣力斯往矣可從歟夫瑟縮於擲不容輕而安艮之止則蔡太常非時賢所及之語為可恥奮發於時不



可失而法豫之動則王義之憂重於喜之言為可畏諸

君審識事勢練達時幾其叅酌古今著為成說以輔國

家閒暇之所當講明有司將以復於上

